

“‘两种生产’理论”视域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研究

姚施施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2日

摘 要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基本国情, 对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我国既面临人口生产结构失衡、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 也存在养老领域物质供给短板、协同治理效能不高的困境。为破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发展难题, 以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 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 明确两种生产失衡与人口老龄化的内在关联, 针对性提出优化人口生产、强化物质资料生产、构建两种生产协同机制的具体对策, 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丰富两种生产理论的当代应用。

关键词

“两种生产”理论, 人口老龄化, 对策研究

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for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Types of Production” Theory

Shishi Yao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27, 2026; accepted: August 4, 2026; published: August 12, 2026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a fundamental national con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China, hav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social development,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economic operation. At present, China's population production faces not only issues of an imbalanced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nsufficient labor supply, but also shortcomings in the material provision in the elderly care sector and low efficiency in coordinated governance. To address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brought by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guided by the two types of production theories of Marx and Engels, and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balance of the two types of production and population aging, and proposes specific measures to optimize population production, strengthen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build a coordinated mechanism for the two types of production.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hina to actively respond to population aging and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socio-economic growth, while enriching the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production theory.

Keywords

"Two Types of Production" Theory, Population Aging, 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空巢化交织的鲜明特征,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关键性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2.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5.6%,预计到2035年左右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1]。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剧,不仅给养老保障、医疗服务带来巨大压力,也对劳动力供给、产业结构调整、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破解老龄化困境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两种生产’理论”明确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二者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前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遵循。

2. “两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核心内容,其思想最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提出[2],后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3]中系统阐述并不断完善。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2.1. 物质资料生产

物质资料生产是“‘两种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解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2]。物质资料生产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其中生产资料生产主要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生产,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支撑;生活资料生产则是为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食物、衣物、住房等产品的生产,是保障人类生存的直接物质载体。

2.2. 人自身的生产

人自身的生产,即人口生产,是“两种生产”理论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人口的生育、繁衍、教育、医疗保障等一系列活动,是人类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包含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与物质资料生产共同制约着一定历史时代和地区的社会制度[3]。人口生产不仅包括人口数量的合理增长,更涵盖人口质量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优化,其中人口质量的提升主要通过教育、医疗、医疗保障等途径实现,人口结构则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区域结构等多个核心维度。

2.3. “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

“‘两种生产’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明确物质资料生产与人自身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物质资料生产决定人自身生产的规模、质量和发展方向。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人类能够提供的生活资料数量和质量,进而决定了人口的承载能力和增长速度;同时,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会对人口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推动人口教育、健康水平的提升,这种影响需通过社会关系、精神生产等中间变量发挥作用[4],为人自身生产的有序发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确保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节奏相契合、发展需求相适配。

另一方面,人自身生产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深刻影响其发展速度和质量。人自身的生产为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提供了根本的主体保障[5],人口生产提供的劳动力资源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核心要素,人口数量的合理增长、人口质量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优化,能够为物质资料生产提供充足且适配的人才支撑,推动生产效率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反之,人口结构失衡、劳动力短缺则会制约物质资料生产的健康发展。

3. “两种生产”理论视域下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与困境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呈现出规模大、增速快、高龄化、空巢化交织的显著特征。结合“‘两种生产’理论”视角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困境集中在人口生产、物质资料生产及二者协同发展三个层面,三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加剧了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发展压力。

3.1. 人口生产：结构失衡，供需脱节

人口生产的结构失衡、供需脱节是老龄化加剧的核心原因,也是两种生产协同失衡的首要体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人口总量已由增长转入负增长阶段。2023年中国大陆出生人口为902万人,死亡人口为111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1.48%。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8.70%,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6]。这表明我国人口再生产面临出生不足、老龄化加深、劳动力供给减少等问题。从年龄结构看,我国人口出生率连续多年处于低位运行,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叠加的态势持续加剧,这与我国不同时期人口变迁政策的导向性影响密切相关[7],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从质量与区域结构看,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数字素养等仍有待提高,难以适应现代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进一步凸显了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在质量、区域上的适配差距,制约了两种生产的协同发展。

3.2. 物质生产：供给不足，结构失衡

物质资料生产的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重要物质制约,也是两种生产协同失衡的具体表现。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剧,老年人口的养老需求已从基本生活保障向医疗

保健、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多元化、高质量方向转变，而当前我国衰老研究的创新突破不足，间接影响了养老物质供给的提质升级[8]。当前我国养老服务设施总量不足、城乡分布不均，农村和偏远地区尤为短缺；养老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养老照护业态占比过高，新兴养老业态发展滞后，以居家基础照料、机构集中照护、社区日间看护为主的传统基础性养老业态占比偏高，而涵盖智慧养老、医养康养结合、适老产品研发、养老文旅与养老金融等新兴品质化养老业态发展落后，本质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的需求适配不足，未能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

3.3. 两种生产协同：机制缺失，效能不足

两种生产协同机制缺失、治理效能不足，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困境难以破解的关键症结，也是两种生产协同失衡的核心体现。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正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演进，协同治理已成为提升老龄化治理效能的关键[9]，但当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两种生产协同调控机制，导致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不同步、不同频。从协同调控来看，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衔接不够紧密，缺乏系统性统筹；从多元主体来看，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的责任划分不够清晰，养老治理呈现碎片化态势，难以形成工作合力，进一步加剧了老龄化应对难度。

4. “两种生产”理论视域下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对策

破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困境，需要围绕“‘两种生产’理论”核心要义，聚焦人口生产、物质资料生产及二者协同发展层面的突出问题，构建科学可行的应对体系。结合我国老龄化“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的鲜明特征，推动两种生产协同发力、良性循环，切实缓解老龄化压力，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实践路径，助力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4.1. 优化人口生产，实现供需适配

人口生产是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力支撑，优化人口生产、实现供需适配，核心是让人口发展与物质生产需求精准呼应，既能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压力，也能推动二者良性循环，夯实人口均衡发展基础。

一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着力缓解少子化趋势。构建“生育－养育－教育”全链条支持政策，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化制定生育津贴、育儿补贴标准，对二孩、三孩家庭给予阶梯式补贴，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优化育儿服务供给，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覆盖面，着力解决“托育难”问题；完善产假、育儿假制度，明确用人单位责任，保障职工生育权益。同时，结合“十五五”时期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强生育政策与产业政策衔接，实现人口生产与产业发展精准对接[10]。

二是稳步推进延迟退休，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按照“渐进式、分步骤”原则，科学推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群体制定差异化实施方案，避免“一刀切”。建立老年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开展适合老年人的技能培训，鼓励其参与社区服务、灵活就业等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余热、缓解劳动力短缺压力。完善老年就业保障政策，严禁就业年龄歧视，规范老年劳动者薪酬待遇与劳动保护，营造尊重老年劳动者的社会氛围，实现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动态适配。

三是提升人口整体质量，优化结构布局。加大教育、医疗投入力度，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培养适配产业升级需求的高素质劳动力。加强老年健康保障，完善老年医疗服务体系，推进医养结合，开展老年健康管理、慢性病防治等服务，提升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优化人口区域结构，完善人口迁移政策，加大农村地区扶持力度，引导劳动年龄人口回流，缓解农村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加剧问题，推动农村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协同发展。

4.2. 强化物质生产，补齐供给短板

物质资料生产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保障核心，强化物质生产、补齐养老供给短板，核心是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保障水平，既能筑牢老龄化应对的物质根基，也能推动养老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是加大养老服务设施投入，完善服务体系。统筹城乡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将其纳入城乡发展总体规划，重点补齐农村、偏远地区养老设施短板，建设村级养老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配备必要的护理人员和医疗设备，满足当地老年人口基本养老需求。推动养老服务设施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配套功能，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同时，推进居家养老提质增效，建立上门服务机制，为行动不便、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个性化服务，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二是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布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落实税收减免、用地保障等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养老产业，培育一批优质养老企业和特色品牌。推动养老产业与医疗、数字经济、文旅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智慧养老、老年医疗、养老文旅等新兴业态，这也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加强养老产业监管，建立健全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加快智慧养老平台建设，提升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高效性。

三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升保障水平。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面，实现城乡居民应保尽保，重点解决农村、偏远地区老年人口参保难题。逐步提高养老金、医保报销比例，完善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确保养老金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加大农村养老保障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标准，缩小城乡养老保障差距；大力发展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构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鼓励个人参与养老储蓄，为老年人口安享晚年提供可靠保障。

4.3. 构建协同机制，提升治理效能

两种生产协同机制是衔接二者的关键纽带，构建该机制、提升治理效能，核心是打破发展壁垒、凝聚多元合力，能推动两种生产同步发展，提升老龄化治理效能，为破解老龄化困境提供制度保障。

一是建立两种生产协同调控机制，加强政策衔接。成立政府牵头的协同调控领导小组，统筹民政、卫健、人社、发改等相关部门，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统筹推进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协同发力。结合物质资料生产发展需求，制定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建立两种生产协同监测机制，及时研判发展态势、优化调控措施，这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体系化建设的要求相契合。加强生育、延迟退休等人口政策与产业、就业、教育、医疗等政策的衔接，形成政策合力，推动两种生产协同发展。

二是明确多元主体责任，构建协同治理格局。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家庭尽责”的老龄化协同治理格局，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资源保障、政策引导作用，完善政策体系、加强行业监管；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积极参与养老产业、提供多元养老服务；社会培育志愿服务组织、慈善组织，营造敬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家庭切实履行赡养责任，构建家庭养老支持体系。加强各部门、各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提升老龄化治理效能。

三是推动城乡、区域两种生产协同发展。加大农村地区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增加就业岗位，吸引劳动年龄人口回流，优化农村人口生产结构。完善农村两种生产协同机制，加强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推动农村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协同发展。同时，立足人口高质量发展视角，加强区域协同发展，推动养老政策、服务资源跨区域流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助力破解区域老龄化发展不均衡问题^[11]。

5. 结语

“‘两种生产’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明确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自身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和方法遵循。人口老龄化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性课题，本质上是两种生产失衡的集中体现。基于该理论提出的优化人口生产、强化物质生产、构建协同机制的针对性对策，为破解老龄化难题、推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也丰富了“两种生产”理论的当代应用内涵。未来，需持续以该理论为根本指引，统筹推进两种生产协同发展，助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2025-02-28.
- [2]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3]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4] 孙中铎. 两种生产理论中间变量视域下的中国人口转变[J]. 学术界, 2025(3): 69-77.
- [5] 朱炳元, 张雪薇. “两种生产”理论及其时代价值——基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分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2): 30-41.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 2024-02-29.
- [7] 郑爱文, 黄志斌. 基于两种生产理论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家庭老龄化”应对策略的辩证意义[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8, 38(16): 4080-4082.
- [8] 李静宜, 雷敬辉, 初群, 等. 应对人口老龄化: 中国衰老研究的创新路径[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6, 41(2): 406-420.
- [9] 周学馨, 吴波, 朱文艳. 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 理论基础、演进历程及战略启示[J]. 人口研究, 2026, 50(1): 104-120.
- [10] 宋生涛, 陈功, 龚敏. “十五五”时期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思考[J]. 人口与发展, 2025, 31(6): 6-14.
- [11] 陆杰华, 孙杨.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广东社会科学, 2026(1): 179-190+287-288.